

ZHONGGUO CHUANWANG



杨继仁 唐文光著

中国船王

WENHUA YISHU CHUBANSHE



中国船王

杨继仁 唐文光著



中 国 船 王

杨继仁 唐文光 著

*

文 依 莱 新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东茶坞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 230,000

1991年5月北京第1版 199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 7-5039-0821-1/I·396

定 价：4.90 元

只要训练人成功，不要怕所创造的社会失败，即是不要怕所经营的事业失败。不管他是一个公司或是一个医院，只要人成功，一个公司偶然失败了，会有若干公司成功；一个医院失败了，会有若干医院成功。

——卢作孚

时隔三十七年后，他又来到了北碚平民公园山顶上。山脚下，是如练如带的嘉陵江，当年，他在江上拉响了旷古未闻的汽笛。山环水抱的北碚，处处留着他的脚印。沿着嘉陵江，他的船队张扬理想之帆，拥着川江湍急的江涛，千回百转，矢志向前，入长江，泻大海。

他去了，又回来了，目光穿透嘉陵江的晨雾，微笑着注视冉冉上升的旭日，默默祝福：“现代中国，初升的朝阳。”

这只是一尊大理石塑就的雕像，然而，他的名字令人景仰，连雄才大略的毛泽东都这样说：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其中就有他，这位穷其毕生精力追求现代中国诞生的一代中国船王。

当你翻开这部书时，或许能理解毛泽东谈话的深层含义，更能看到一个普通而伟大的中国人的世界。



杨继仁，四川省内江市人，42岁了。语不多，让笔说。十年间，写了长篇传记文学《张大千传》及《君子之交》、《粉红楼主》、《画痴》、《走进眼睛》等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计150万字上下。得过1984年“青春文学奖”、1986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1988年“第二届四川省文学奖”等。有的被选载、连载，或改编为选播文艺、电视连续剧。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副编审。

目 录

川江篇

第一章·····	2
第二章·····	21
第三章·····	37
第四章·····	53
第五章·····	64

长江篇

第六章·····	83
第七章·····	100
第八章·····	113
第九章·····	124
第十章·····	143
第十一章·····	166
第十二章·····	179
第十三章·····	188
第十四章·····	201
第十五章·····	215

大海篇

第十六章·····	227
第十七章·····	239

第十八章.....	252
第十九章.....	262
第二十章.....	280
第二十一章.....	292
第二十二章.....	301

川 江 篇

一部川江航运史和民生公司的
创业史是不可分的。

——徐盈《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

第一章

逆水行舟。

民生号轮船同7月的洪水厮杀着，吃力地上行。江水发怒，以一个接一个的黄浊浪头，汹涌而来，撞击着船头，抽打着船身，激起一丈多高的浪花，轰轰炸响。两岸万仞高山，刀砍斧斫一般，绵延不绝，铁黑着脸膛俯瞰着这狂暴的江水和这叶小舟。

这只船太小了，长不过20余公尺，才80匹马力，载重71吨。它行驶在以滩险水急山高而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内，顶着滔滔洪波的冲激，上行，上行。

它必须上行！

“它必须开上去，一定要开上去！”这个想法如两岸的青山，总在那个站在船首的青年心里绵绵不绝。扑上船头的浪花早将他的鞋、两管裤腿打湿，他仍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眉骨突出，两眼不大，目光却如锥子一般，他抬头望望山与山之间的一线蓝天，再低目看看铜浇铁铸般的山，和脚下狂暴不羁的江水。甲板像害了虐疾病，不停地发抖，船身震栗，似乎随时都要解体。他明白，这是一次危险的航程，一次带赌博性质的处女航。“必须开上去，一定要开上去！”他再次在心里作出决断，一丝微笑，刚毅又有些冷酷的微笑，从他微厚的嘴唇上滑向嘴角，瞬刻消逝在尖削的下巴两侧。他更明白，在重庆，在合川，有朋友、有股东，还有民众企望着他，企望着这艘半集股半借款刚订造的小轮船。无论如何，一定得将船开

上去。这个 33 岁的青年已把自己的生生死死托付给了这只小船，小船也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这个大胆刚毅的青年：卢作孚——民生，民生——卢作孚，他已把自己的一切与这只小船的名字所象征的事业，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不好了！”在宜昌聘请上船的大领江向银寿在驾驶室里惊叫起来。这一叫，打断了卢作孚的沉思，他猛地转过头，还来不及问一句，就明白了怎么回事。民生轮正行驶在三峡著名的险滩泄滩内，船小滩高，向领江决定领船沿此岸行驶，深入洄水，希望凭借洄水之力冲上滩。眼看船头离礁石只有两公尺远了，突然舵失灵，一股泡漩水涌向水面，旋转着，急冲而来，将船猛地推向南岸，船身急速向左倾斜，再过几秒钟，船就要触上在洪水中忽隐忽现的暗礁……“不好！”卢作孚三步并作两步，冲进驾驶室。“倒车！倒车！”舵工急速倒车。船已失去控制，船身依然向暗礁撞去。一船人脸色灰白。

“轰……”一股泡漩水忽地在船与礁石之间炸响。船突然被抬向北岸，船身猛地向右倾斜。

船在江水中晃荡了几下，渐渐平稳了。

“……”大家都无声地长舒了一口气。卢作孚用手扶住驾驶室的窗口，只觉得两腿又软又沉。

民生轮慢慢向滩下退去，江水平缓多了。

江边停靠着几只木船，各船的纤夫们聚集在一起，正准备“合棕”^①。他们略带惊讶地默默注视着这艘死里逃生的小火轮。

民生轮逐渐朝江北岸靠去，水手曾宗应不待人招呼，几下剥去衣裤，手握酒杯口粗细的纤藤，扑通一声，跳下轮船，朝岸边游去。

卢作孚心头一热。

^① 合棕，在长江上行的木船为了上滩，几条船的纤夫共同将一条条船分别拉上滩，叫合棕。

曾宗应上了岸，将身上的水一抖，笑眯眯朝那堆人一喊：“么头，帮我们一把，拉上滩吃加份！”

从那堆赤足光身头缠白布的人群中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打扮与众不同，头戴一顶用硫磺熏过的白草帽，身穿灰布长衫，脚蹬一双带爪钉的千层底布鞋。他双手一抱拳，回了一个笑，说道：“老大，好说。”他回头将手一招，“兄弟伙，先拉这条火轮。”声音粗犷嘹亮，这个人就是专门上滩领呼号子的纤夫头。只要他亮开嗓门，领呼起号子和唱起纤条，就可以使几十乃至上百个纤夫的心齐力齐脚步齐，使纤夫暂时忘掉手扒岩石脚蹬沙的苦楚，领略到人生那丝甜味。

纤夫搭好了纤绳，么头提高嗓门，喊起了上滩号子：“迈开步，嗨——”几十个嗓子像打雷似的应了一声“——吆！”纤藤绷紧了。

轮船一点一点向上移动。

向银寿走到卢作孚身边，看看咆哮奔泻的江水，感慨地说：“真是九死一生啊！”

“是啊，九死一生。”卢作孚默默点点头，在心里说。

这艘行驶在公元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七月这条时间河流上的船，不仅要战胜万里长江的险滩恶浪，还要应付人类社会的种种不测风云。船直接从上海造船厂驶出来后，对它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人本身——土匪。一日，船航行至湖北境内的城陵矶，准备在其下游十余公里处的东垆小镇近岸锚泊过夜。船上水手提醒随船的卢作孚的弟弟卢子英：“要睁开一只眼睛睡哟，这里的江湖惯匪出没无常。”卢子英吩咐将船停在离岸六七十米的江边，派人轮流值夜。果然，夜半时分，黑魇魇的江面荡起异常的波纹。还有轻轻的划桨声。值班的水手一看不好，叫了一声：“有人！”全船人员立即跳下床，奔向各自的岗位。船全速向上游河心驶去。借助船上微弱的光亮，看见有七八只小船向轮船划来。小船上的土匪眼见快到口的

肥肉又丢了，红了眼，“嘭嘭嘭！”一阵乱枪向轮船打来，还扯开嗓子乱骂：“卖娘的，给老子停下！”“不停下，老子活剥了你！”……过了3天，夜泊沙市。半夜，又遇土匪分乘十余只小船一字排开，迎面扑来。好在轮船早有准备，于是急转头向下游驶去。两次遇匪，靠机械驱动的轮船战胜了靠手划的小木船。而此时，这只轮船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又得靠人力驱动了。

民生轮被拖到泄滩水势最紧促的地段。轮船开足了马力。岸上，在幺头的带领下，几十条嗓子吼出了上滩才用的抓抓号子。

“吆嘿哟哟……嗨嗨嗨……哟哟哟……嗨嗨嗨……”

幺头站在纤夫们的前面，双腿绷成弯弓，身体向后仰，双手用力挥，脸涨得绯红，那潇洒的长衫下摆早掖进腰间。一个个纤夫赤足抓定小道上的泥、岩石、野草，低头弯腰，口中的喘气声和着应对的号子声，撞击着坚硬的岩石，拍打着咆哮的江水，在阴森森的峡谷中震荡。一只水鸟惊得扑棱着翅膀，箭一般射向那被两山挤压得变了形的蓝天。

卢作孚双手不知不觉早紧紧攥住了船舷栏杆，两眼紧紧盯着那驱动船身的群体，耳里是节奏急促、粗犷雄浑的号子声，心里老是翻腾着这四个字：“众志成城，众志成城……”

轮船终于冲上了滩。船上的和岸上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幺头放松两腿，放下双臂，头微微一昂，脸上带着笑，在纤夫的应和声中，长声悠悠地唱起了纤条。

“嗨嘿……大河涨水冒白沙，那位大姐好头发……吆哟……纤藤滴水黑发上，看你理咱不理咱……吆嘿哟哟……”

纤条唱得一波三折，俏皮撩人，纤夫汗淋淋的脸上露出笑容，有的学着“那位大姐”的嗓音，尖声尖气地骂着：“死鬼！”人团中顿时响起炸雷般的笑。

卢作孚也笑了起来，这是他今天第一次笑。他抬眼向西望去，

夕阳正在山峰上燃烧。西边，就是西边，朋友们还在等待着他，他的公司还在等待着他。

他是一个月前专程由重庆去宜昌接船的。

一个月前，即1926年6月10日，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召开创立会，宣布正式成立。

被推举为公司总经理的卢作孚，在这吉庆的日子里，既兴奋，又焦虑。兴奋很快就过去了，就如门外噼啪作响的鞭炮。留在心里的，是这家小小公司的诸多事项，开门就该办妥的事，然而又没能办好。这使他焦虑，甚至有些苦闷。

而在这之前，他曾经更深地陷入另一种苦闷彷徨的境地中。

那时，他在成都担任通俗教育馆馆长，正以全部精力推行民众教育运动和建立现代集团生活的试验。殊不料，刚刚收兵的军阀重开战，一夜之间，邀请卢作孚担任通俗教育馆馆长并支持该馆活动的四川军务督理兼摄民政的杨森，被刘湘赶下了台。接管成都的刘湘的部下王缙绪，不仅特别反共，连对带有一点新味的东西都反感，自然对这个常常举行科学教育及社会改革讲演会，举办音乐会、运动会的全川第一个通俗教育馆不感兴趣，并以种种手法进行阻挠和干涉。他在泸州也有过相似的遭遇。泸州的一场战火，杨森落荒而逃，川军第一军赖心辉部队的皮靴踏进了泸州城，也踏碎了川南师范学校恽代英代校长和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卢作孚的梦——为杨森建设“新川南”而进行教育改革和民众教育运动试验的梦。这两次经历使卢作孚反复思索，开始怀疑在军阀支持下开展爱国运动和文化运动，进行新思想、新文化、新教育的试验能否有出路？他在彻底失望中得出了结论：“纷乱的政治不可能凭借”，如果把自己的事业拴在军阀的战车上必无出路。这个结论虽然使他痛苦，但是，真理是无情的。1925年7月，卢作孚辞去成都通俗教育

馆馆长一职。他不得不忍痛告别他在少城公园内苦心经营起来的古物展览会、中国画展览会、西洋画展览会、卫生展览会以及各种模型、设施。

痛苦使有的人沉沦，又会使有的人明智。他在十字路口徘徊几圈后，选择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他实现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从教育救国转向实业救国，并在兴办实业的同时兴办科学文教事业。自此，确定了他一生的路。

今天，公司成立了，这是他在新的道路上树立的第一座里程碑，卢作孚的心情依然不能轻松愉快。

在今天举行的公司创立会上，卢作孚完全敞开了心扉：“诸位股东，诸位同仁，公司于今日成立了，我和大家一样，都很高兴。但是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公司？我们的事业发端了，但又为什么要创建这个事业呢？我常常问自己，不是今天才问，一年前就开始这样问了。我原以为，要救国，就得兴教育，以启民智。后来，我明白这不完全对——”他边打量着自己那双手边继续说，“这样空着的两只手，能办成学堂吗？能发展教育吗？不，不能！要发展教育，必须首先兴办实业；只有以实业作基础，文化教育才有可靠的支柱。孙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所以我们的公司就取名民生。然而，这个实业如何办，从哪里办起呢？我在合川县城，在嘉陵江三峡地区，对社会和自然状况进行了调查，写成了《两市村之建设》这篇文章。我发现，我们有城市，却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工厂；我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却不能很好开发和建设。这是一个闭塞的小世界，它有那么好多好东西在睡大觉，睡了千百年，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交通落后。全川没有一条铁路，几条区间公路，短得望得见头，通往省外的唯一交通孔道只有一条，就是长江。真是四川四川，四面是山啊！因此，我们抱定救国的宗旨，要创业，它顺序只能是这样：第一交通，第二实业，第三文化教育。放在首位的交通又如何办呢？我

和黄云龙君在重庆调查了所有的轮船公司和所有的船只，对航业有了新的认识。”卢作孚两手慢慢收拢，捏成拳头，脸上表情渐渐沉痛起来。“我们准备经营航业的时候，正是长江上游航业十分消沉，任何公司都无法撑持的时候。我们四川的门户——长江上游即大家说的川江，开始有轮船运输以来，不过十几年，却经过了极其复杂的发轫时期，发展时期，极盛时期，过剩时期，而进入此时的衰弱时期。尤其使人沉痛的，由于我们内地一时的不宁，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等外国轮船公司，凭借其长江中下游的基础，有计划地侵入上游，成为不可拔的势力，以致中国轮船日减，外国轮船日增。大江之上，触目可见英、美、日、法、意大利、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国旗，连中国人自己的轮船，亦几乎无不挂外国旗，倒不容易看见本国国旗了。……这……”他的声音低沉下去，捏成拳头的右手在胸前扬了扬，“……这岂非咄咄怪事！所以，本公司成立，刚才各股东表决通过的本公司章程，就在第二章第六条明确写道：‘本公司股东以中国人为限。’我们就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把它办成一个势力雄厚的道地的中国公司！”

会议桌四周，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卢作孚有鼓动力的讲话，激起了大家心中的波涛。

“我知道这很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去做。只要抱定本公司宗旨‘促进交通，开发产业’，诚恳地待人，踏实地做事，总会成功的。现在，我们不应在原有轮船过剩的航线中去与正在失败的同业竞争，应该避实就虚，作新的试探和新的试验，所以我们决计经营短短的重庆至合川的嘉陵江航线；一般轮船公司以货运为主，是不定期航行，我们应以客运为主，试行定期航行，以便利往来客人。”陡然间，卢作孚的声音提高了，嗓音急促，“这一切的一切，现在都属空谈，还有待千里之外的民生号——我们公司的第一艘船，也是我们寄予厚望的妈妈船。它正驶往宜昌，洪水又即将来临。